

怀念陆楚南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没有预兆。只是一个电话。老友陆玉明的一个电话，却是惊雷滚滚：陆楚南没了！虽然知道楚南有心脏病，但还是大吃一惊。没了？！怎么就……？！

人死了，好比风筝断了线，大海见了底，大山秃了顶——没了？前些天还在电话里谈笑风生，往事滚滚如尘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。

我和他相识于1976年底左右，近五十年了。在机修车间我与他属于一个大组，第一眼的印象就是寡言，且脑袋特别大，前额明显凸出。开始的日子，为了“解闷”，我常在上班的间歇看些书，而且走进走出也夹着一本书，如此做派势必引发了一些人的嫉恨，大概觉得我在别他们的“苗头”，便一起冷冷地乜我。眼光里似有无限的冷气，其中好像也有楚南。

不久厂里组织青工到“五七干校”办学习班，我和陆楚南编在一个组，所谓的“学习”开头还读点什么，后来就全场乱扯，男男女女20余人来自各部门，我拿出了海吹胡扯的惯技，牛皮哄哄，怪话滚滚，引得陆楚南、陈久峰、王汝勇技痒，也纷纷大显身手，天南地北，各种市井轶事，民间乱弹，妖魔鬼怪，聊斋志异统统出笼。

楚南的家在淮海路“蝶来照相”的对面，聊起淮海路来，可以从陕西南路口的“野荸荠”开始一口气数到淮海路西藏路交界处，挨家挨户报出店名而没差错。就这样，从早到夜，在海吹胡扯中，陆楚南对我完全改变

了看法，论风格，王汝勇和陈久峰的笑话都是热讽和挖苦。楚南则属于冷面滑稽，话不多，句句点中要害，等到20天的集训结束，我们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一回车间，陆楚南就公开为我洗地，常说休息时看点书又怎么了，总比不看书的好吧！

他后来带薪去读了中专。再见面已是千禧年了，我俩属于越老越投缘的那种。我常在电视台露面，在《往事》《心灵花园》和《上海故事》长期担任评论员或嘉宾，时常听取

他的意见，后来但凡老上海和淮海路、南京路的轶事，一有不清楚就询问他，他则有问必答，答则必详，对旧上海掌故极熟，对“淮路”“南路”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变迁如数家珍，且记忆力惊人，所以我做了大量的电视节目，他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。

话不多， 句句点中要害。

英雄。

2016年2月我突发心梗，装了支架，他第二天就来看我，记得他最有力的一句安慰就是：别紧张，我舅舅装了支架，活到了九十多呐！

今年1月26日傍晚4点多，楚南突觉心脏不适，服了麝香保心丸后，觉得冷，要求夫人打开热空调，夫人遵嘱去操作，回头一看，只见楚南头一侧，走了。

非常安详。似乎没有痛苦。却把突兀的噩耗留给了我们。

就这样远行了。呜呼尚飨，吾友楚南！

民